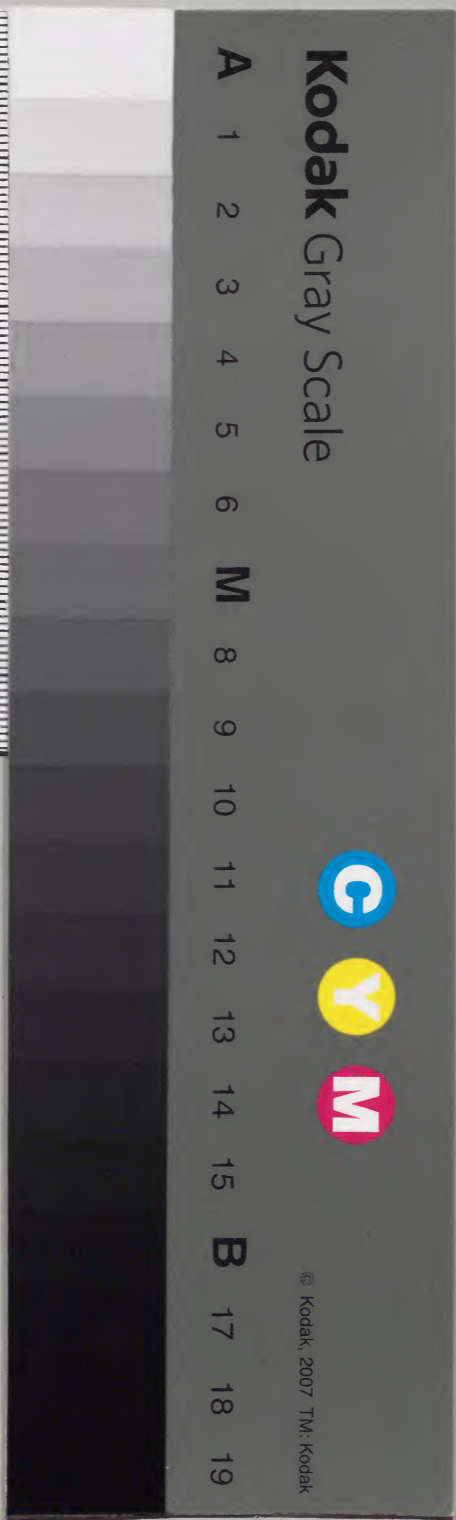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二四九三
冊號
五七函
千七
一四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93
冊數	2(1)
函號	297 143

史評



唐史論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淺草文庫

唐史論斷三卷宋孫甫撰甫字之翰陽翟人舉進士歷官右正言遷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兼侍讀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甫以劉昫唐書煩冗遺略多失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康定元年歲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紀七十五卷其間善惡分明可為龜鑑者各繫以論凡九十二篇甫沒後唐紀宣取畱禁中其從子察嘗錄副本遺司馬光世亦罕見惟論斷獨傳紹興二十七



唐史論斷序
年嘗鈔版於劍州後蜀版不存端平乙未黃準復
刻於東陽宋史藝文志作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
此本僅三卷蓋本從唐紀鈔出別行非其舊帙故
卷數多寡隨意分合實無二本也前爲自序一篇
未附司馬光跋曾鞏歐陽修所作墓誌行狀蘇軾
荅李廌書張敦頤後序皆推重是書甚至朱子亦
稱其議論勝唐鑑云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
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
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
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
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
春秋記亂世之事正法之書也聖人出于季世觀時之

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辨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

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于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于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于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于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于上

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尙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于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馬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于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

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因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大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

唐史論斷序
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尙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書至唐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是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

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咸備書之此于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

唐史記卷之五
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

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埃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略然于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魏公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處置降虜

命李靖為僕射

封禪

命李靖討吐谷渾

貶權萬紀言利

魏公諫諍

以高昌為州縣

立太子

親征高麗

劉洎賜死

後宮不著名

降李勣疊州都督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命李勣為僕射同

門下三品

在位改元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殺上官儀

乾封改元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李敬元統兵

殺裴炎

不稱武后年名

狄仁傑薦張柬之

張柬之遂廢武后

韋后安樂公主弑帝

卷中

景雲年

帝王細務

姚元崇相

開元尊號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盧懷謹卒

用李林甫平章事

張九齡乞斬祿山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冊忠王為太子

用王鉷聚斂

輔璆琳稱祿山無事

李光弼殺崔衆

賊陷睢陽害張巡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峴降蜀州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峽州

李寶臣復叛

李棲筠卒

開豐州陵陽渠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卒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用裴度相

李鄴辭平章事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劉克明弒昭愍

貶杜元穎

辨明黨

保全內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內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御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令狐綯縱賊

用韋保衡路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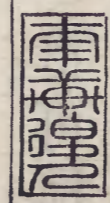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弑帝

唐史論斷目錄終

唐史論斷上



宋 孫甫 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取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于突厥

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太公之世子不賢尙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于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

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于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爲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

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爲賊敗既入朝不加
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于寂太優用刑于文靜
太暴二者一出于私非聖天功德之大人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
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
名旣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
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旣荷任用已有
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

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
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
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解也中夏之廣外夷
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
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况大亂
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
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

行謬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于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正而不願仕也况隋煬荒虐自

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放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卽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卽位必于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卽位改元也此書卽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荅曰尙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卽位改元之法本于此聖人以舜禹之法

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于柩前卽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卽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卽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卽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卽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魯侯

卽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卽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卽位之法乎又後代事難天子繼續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卽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尙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于理故

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荅曰孔子教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

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于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

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
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
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
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于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
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
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
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
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
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不舉賢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
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
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
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
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
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
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
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至私必人附己

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
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爲
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
之心心旣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
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
之情正在于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之語使慚懼無
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
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
赫赫于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宜乎正觀之治也
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
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
非或書其過則大臣不敢曲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
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
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
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
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于

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于庭疎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于事公言之爾

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
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
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
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尙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
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于下何以
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
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

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
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于內外也盧祖尙
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態
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于驕慢之罪此似過中
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尙之
罪逐于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忠
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于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

唐史論
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爲人
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
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爲國患
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
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
爾非所以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
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
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
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温彦博因魏公爲人

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
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
賢之何也荅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
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卽位遂命作相付
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大平以事明
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
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

唐史論卷一
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况公于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于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卽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荅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

道封倫橫議以阻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愧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温彦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温彦博曲議處

唐史論卷一
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爲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立之足示好生之德何故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爲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

失也

命李靖爲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况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于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

君欲下足 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
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貨爲意猜疑賢將尙賴仁明之
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
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光其功德宜
罪讒人以戒于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于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
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
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

費生靈于動和氣所致則崇尙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
况此禮不著于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
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
謂自陳功于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
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
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
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

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勳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于靖筋力未衰于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闢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

愛民愛民之要莫先于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太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奸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令動爲法以好利聞于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

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以避煩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于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于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過于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

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爲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侈一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爲侈太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奸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尙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爲天子而得其體著仁

德于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于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

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于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乃偶見其小失尙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爲州縣

論曰中夏之于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

唐史論新七
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
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
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
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
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俟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
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尙以爲不可則帝
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

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于諸子也擇之之法取
衆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
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
何至投牀自苦取決于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
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
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
練兵師尙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之意臨天下可

唐史評林
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
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
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
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
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
輕其性命也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
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
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于
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

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
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
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
戰死者加勳級胸殯地則中國士衆殞命于遠夷可知
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
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
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
之大破其衆矣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
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

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倘爲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于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白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

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搆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于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于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奸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親族竊

恩競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
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
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絕不于預外事復能諫爭
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
上官昭容等招權于外廣植奸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
于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
噫上世淳風旣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
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旣過于古矣雖英明之君爲
外物所誘必有多樂之意意有多樂于後宮豈無所嬖

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旣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
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奸人附
之以竊權氣燄旣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于後宮
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
之也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
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
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以勣不負李密尤信

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節勩雖高勳重望位尙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于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勩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勩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勩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啟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勩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勩自尙書授詹事詹事卑于尙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勩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其事曰李勩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

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率不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卽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卽位之年地震于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臨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

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于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于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于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太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

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奸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寧願望所致爾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奸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無人君

之體也

在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于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于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于天子乎太子乎事

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于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尙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奸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冤死遐徼不

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立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于易著于春秋丁寧如是也况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于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決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奸人

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尙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己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奸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

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于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于天神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旱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爲天下者切戒于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

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于實也歷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耐廟之始一二字爲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謚武宣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與治古同謚文宣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旣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

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徇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

唐史評林
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旣激切又得義琰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止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之爲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

害也邪正在于所守禍福繫于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
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
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
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
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
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
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

唐史評林
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于知人之明失馭臣
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
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懼中外然
後行其所謀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
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于外武后制于內
一辱主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

佐遠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爲之
謀爾殊不知后旣得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于己
其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
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旣使得之
乃以廉恥爲貴令歸其實言得從乎言旣不從禍可免
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雖當盡力于
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
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
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于己故有忌之意矣與劉禕

唐史論卷二
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于帝王之年列僞國于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于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

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但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于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奸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于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

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于內婁師
德郭元振將于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
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于時尙
孜孜訪于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
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
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尙以大權
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
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于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
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
又于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臥不語事是廢之
爲實今迹其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
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于祖宗
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天號
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
何以作戒于後况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
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子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

唐史論
莊公元年正月夫人遜于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爲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疆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祀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罪人且作戒于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遂能深

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人人至深天下之心繫于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反正位昏庸之態又甚于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奸惡一不爲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

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唐史論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于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復不謹其事歟睿宗于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于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

唐史評林
改元蓋大臣昧于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
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
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
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
事不當天意遂傳位于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
奈何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
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

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
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
也惜哉

元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
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
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
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

唐史論
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
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
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
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奸
貪去忠良官職無敘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
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
變之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
邸已憤時弊之甚卽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
說有輔翊舊勛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

于說適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
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行之使盡其心以
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
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
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
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
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

唐史論
不由于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
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笑耳明皇以賢繼
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
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
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
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
則失于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
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尙慮越逸何
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耶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
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
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
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
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
常也況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時此自
樂驕逸之志必從而生奸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
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奸人之徒爭奮

唐史論曰
其計矣奸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
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
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
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
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卽位方任賢才致
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
俊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
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卽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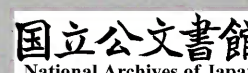
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
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浸
久志意漸昏奸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
大略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
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
略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
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
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尙曰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戒愼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

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
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
使奸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
不能但或嗜好于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于事不可使
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
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
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
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
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

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于楚客上疏
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願

論曰太宗常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
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
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
則异矣曾自以奢縱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
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于後世也懷慎清
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



唐史論中
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何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于後尙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于主但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己之嬖寵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奸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辨其佞旣相之復能議何事況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

唐史論卷中
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于主意當
致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于主意
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
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
爲不明一旦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奸臣擅權終亂天下
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
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
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
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

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材甫任用浸久
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
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
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
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
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
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

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奸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事從而讒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鬪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于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奸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

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奸言讒間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阻之也噫賢者忠于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于國矣但人主內倚奸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奸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壞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尙致天下

唐史論
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卽位之初勵精
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心贊助故
德化被于人間風俗旣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于
政治雖奸邪乘間而進尙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
及罷免賢相專任奸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
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
在于內而未及于民前日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
尙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奸迹漸露取天下一善事
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託微物

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
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
亂乃爲惡之效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
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爲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
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
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
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又

唐史論中
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卽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主之意

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于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于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奸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于林甫之言無不聽

唐史論
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辨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鉞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

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奸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治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民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奸臣導其欲恩倖寢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于時也韋堅以渭運寵楊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鉞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鉞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

唐史論
餘納于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
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
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
也施惠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
嬖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
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奸人女子之心爾快奸人
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鉞
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
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滋盜賊之用是明皇

寵奸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欲終乃爲賊資也
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
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
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于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于
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于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
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
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

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于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于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于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于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尙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尙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于事也若天子遣使于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于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尙慮威靈未張安得為強暴之態以輕朝廷卽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于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已任

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
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爲將
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
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
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爲御史奉朝命
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
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
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但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
暗于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于時平賊

之功高于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
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
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爲相也與賀
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旣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
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大夫均其
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
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爲賊所害軍民之衆懼其荼

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
之意雖無許叔冀爭雄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
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荅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
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
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
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爲
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尙氣勢不相下爾
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于巡遠功名不
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

于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
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
巡傳後敘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
出師不言叔冀事荅曰愈敘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尙
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
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
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爲得實嗟夫
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

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
後之爲相者戒之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
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
以范陽一道歸于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
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
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
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

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
乃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況河
北殘寇尙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
背之計思明旣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
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
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
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況內臣監其事也慶

緒反于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尙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旣以共元勛難于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旣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勛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于事命令不能制于衆矣

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奸回致崔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亦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奸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旣枉逐正人宰相辯之

復以爲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猶爲寬法是
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扈
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
者衆峴既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
亦知懼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
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奸惡不至於甚
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專權而逐之養成輔
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
昏濇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已援此
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
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勛厚德
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讒間遂罷兵權李
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于諸將亦爲朝
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
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

唐史評林
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卽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于內甚于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無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卽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

事則荷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

唐史論
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于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尙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尙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于立朝大

歷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上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

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馭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
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
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讐怨已深
切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于是時朝廷
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
言諭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
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
己自以有功于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
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

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
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
官馬承倩宣勞寶臣承倩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
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慚怒復與
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于是玩養承嗣朝廷不
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
臣可不鑒哉

李棲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

或不用代宗于元載知其不賢也于李棲筠知其賢也
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歷六年代
宗察載奸貪故任棲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
棲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奸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
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况載內結倖臣
外植奸黨使棲筠並相守道寡援尙慮未勝一風憲職
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何不能載而相棲筠何至
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
之黨能惑人主始爲之助代宗知載奸貪既已不惑其

黨安能爲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
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
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
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早遂使
奸臣大害于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
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

唐史評語
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況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圍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于是爾未至于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

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常諂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于已至遣使先殺晏復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用掩已過是上欺于天下欺于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

之多奏遣腹心使于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
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已乃怒炎有意誅
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
贈典正炎之罪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
奸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奸惡益甚于炎
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逞私欲如是相
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

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
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
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
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復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十
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
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
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
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
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

唐史評議中
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于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會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于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奸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爲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遭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

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唯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于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奸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奸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奸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辨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

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辨其奸邪矣既辨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于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已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于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爲強臣

唐史論卷中
之態也延賞既相爲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旣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譏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于德宗乎但德宗好奸人必使延賞作相尙以早卒未能大害天

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于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爲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亂爲一代元勛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旣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

唐史新編
敗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
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
之元勛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
賞懷怨于晟承間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
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讒言何故貞元
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
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
晟之甚也晟之元勛令德時無與比尙疑不任他帥窺
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

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
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爲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養生民也德
宗用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奸
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略無能效惟過爲
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
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已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
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濤守正才識高遠論

張鑑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爲戎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爲奸人所間也賢者既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于外宦官專權于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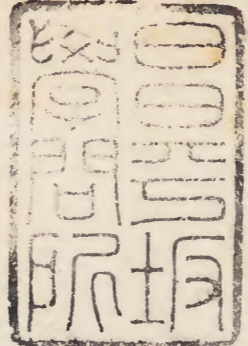
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默不忤于己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爲邪佞之計干進于時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爲恭遜便僻何補于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勛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

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于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以循默爲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默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默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默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

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于聖而後已君至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子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鄴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爲宰相知倖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

唐史論斷中

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事恭遜何足謂
之退靜此正奸庸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卷中 終

文化甲戌

